歷史與空間

陽城的風采

■鄧忠強

唐德宗時，有個叫陽城的人，居官剛正不阿，素有名望。他先是做諫議大夫，嫉惡如仇，敢怒敢言，大有「寧鳴而死，不默而生」的慷慨之氣。然而，就因為這「該出手時就出手」的膽識氣魄，惹得皇帝不高興，諫官沒做多久，就被逐出京城，貶為道州刺史。陽城雖然接連受到打擊，依然豪氣不減，到了道州任上，又仗義為百姓幹了許多好事。

當時道州（今湖南道縣）向朝廷進貢的貢品，有一個地方特色——「歲貢侏儒」。說起這事兒，頗有一段歷史淵源。原來，古代的道州人，也許因為水土關係，身個兒多半比其它地方矮小。隋煬帝登基後，下詔各地進貢太監。偏偏這時，道州出了個叫王義的侏儒，身高雖不足三尺，卻聰明伶俐，能言善辯，又會吟詩作對，插科打諢，當地縣令便把他當做「活寶」進獻給朝廷當太監，很得隋煬帝喜愛。馮夢龍《醒世恆言》中記載：「道州貢矮民王義，眉目濃秀，應對敏捷，帝尤愛之。」皇帝高興了，道州官府自然樂此不疲，於是道州就以「州產侏儒，歲貢諸朝」而聞名，每年進貢侏儒供皇帝當作優伶取樂，從隋到唐，竟成「慣例」。

問題在於，道州好多年才出了個天生的王義，哪有那麼多天生的王義第二、第三呢？於是，當地官員喪盡天良，竟然將一些好端端的幼兒，先行閹割，傷癒後再強行裝進特製的陶罐中，只露出頭部，由專人料理，使其在缸裡畸形生長，若干年後再破缸取人。可見「（道）州產侏儒」並非什麼離奇的神話，而是當地官員為追求政績、滿足私慾，不惜採用殘酷手段製造出來的「畸形侏儒」，簡直是傷天害理，令人髮指。唐代詩人白居易在一首詩裡寫道：「道州民，多侏儒，長者不過三尺餘。市作矮奴年進送，號為道州任土貢……不聞使人生別離，老翁哭孫母哭兒！」（見《道州民》）人間慘劇年復一年地重演，可是，又有誰來憐憫老百姓的哀號？

陽城到任後，看到這種歲貢慘景，強烈感受到侏儒們強顏歡笑的背後，隱藏着訴不盡的苦情。他「哀其生離」，義憤填膺，毅然為民作主，下令停止「歲貢矮奴（侏儒）」。到了歲貢時日，道州「無所進」，朝廷頻頻派人責問，陽城上奏說：「州民盡短，若以貢，不知何者可貢……」陽城在奏摺裡說，不是我不盡力照辦，只是因為道州這地方的百姓個頭都長得矮小，如果要進貢，不知哪些可以進貢，我總不能隨便找幾個來糊弄皇上吧？再說，「道州水土所生者，只有矮民無矮奴」，怎麼可以把個子矮的「人」當成「奴」一樣地驅使呢？臣甘冒用事不力之罪，斗膽請求皇上取消進貢侏儒……

陽城的一番慷慨陳詞，言之鑿鑿，情之切切，充滿了公道與正義的思想光芒。既表現了一個地方官為民請命，除弊安民的無畏精神，又展現出「仁者愛人」的人本思想情懷，這一「不平則鳴」的呼喊，猶如石破天驚，對最高統治者不啻是一聲當頭棒喝！唐德宗看了陽城的奏摺後，感到良言可畏，似乎也覺得人「造」侏儒確實有悖天理，於是下詔正式廢除了這一進貢。至此，這種延續了一百多年的醜惡殘酷的「特貢」才算罷休。消息傳來，道州城裡歡聲雷動，百姓甩掉了「矮奴」的帽子，「父兄子弟始相保，從此得作良人身」，還有什麼比這「人身的解放」更值得慶賀呢？

陽城主政道州時，不但廉政潔己，而且「治民如治家」，像愛護家人一樣來管理百姓，為他們排憂解難。

唐德宗後期加緊了對老百姓的搜刮，苛捐雜稅特多，人民不堪重負。陽城不忍橫徵暴斂，因此道州「賦稅不登」，不能如期上交賦稅。上面派來考察官員政績的觀察使非常惱火，幾次三番地指責陽城。陽城敢作敢當，「自署其考」說：「撫字心勞，徵科政拙，考下下。」他自認為百姓盡心費神，問心無愧；只是「徵收科派」政績低劣，所以考評只能打個「下下」等（九級考核中倒數第一）。世間官場常見邀功請賞的多，少見像陽城這樣自評「不稱職」的，豈不授人以柄，沒事找事嗎？結果是，陽城不得不「載妻子棄官去」，將刺史大印掛在中堂，攜妻子離開了道州。

陽城掛冠而去，這是君主專制時代的悲哀。封建官場的潛規則容不得這樣的「良心官」，但道州百姓卻始終不忘陽城的功德，男兒取名字時，都喜歡以「陽」為字。當地群眾還專門修建了一座「福星祠」來紀念他，稱頌他是天上降臨到人間的福星。

「治亂所繫，尤在得人。」地方的治亂安危，百姓的冷暖憂樂，尤其需要「社會公僕」來秉持公道和正義。陽城斯人早已逝去，但他執着為民、無私無畏、淡泊名利的熠熠風采，依然閃耀在歷史的天空。

畫中有話

■圖／文：張小板

豆蔻年華入深宮　歌盡桃花扇底風
一朝選傍君王側　昨日恩情似水流

豆棚閒話

■王兆貴

沖天一怒為浮雲

■網上圖片

在浩如煙海的古詩詞中，詠月的題材當不在少數，名篇佳句也不勝枚舉。詠月詩詞看得多了，你會發現，古人對月亮不僅情有獨鍾，感受也比較複雜。他們筆下的月亮，已不單單是高懸夜空的天體，而是傳達美感的景致，寄托情思的意象。這些傳達和寄托，可以是時空穿越的滄桑，也可以是夢幻飛升的浪漫；可以是望鄉思歸的感傷，也可以是團圓聚會的和融；可以是曠夫怨女的相思，也可以是良辰美景的嚮往；可以是冷清孤單的寂寞，也可以是花前月下的甜蜜；可以是離愁別緒的歎息，也可以是品性高潔的象徵。總之，悲歡離合都是緣，陰晴圓缺總關情。

凡事都有例外，同樣是待月、賞月、詠月，也有的人感受異於常人，別有一番情趣。如唐人李嶠，中秋賞月時忽發奇想，孩童般地問道：何人種丹桂，不長出輪枝。是誰種的丹桂啊，那枝條為何不長出月輪之外呢？接下來，又對「千里共嬋娟」的說法提出質疑：安知千里外，不有雨兼風。你怎麼知道千里之外不會颳風下雨，也是明月當空呢？

更為另類的是那位名聲不佳的金主完顏亮。那年中秋，這個馬背上稱雄的女真漢子，準備正兒八經地賞一回月亮，孰料天公不作美，悠長的雲幕將蟾宮遮得嚴嚴實實。完顏亮一怒之下，竟然戟指蒼穹，恨不能揮劍將浮雲攔腰斬斷：

停杯不舉，停歌不發，等候銀蟾出海。不知何處片雲來，做許大、通天障礙。

虬髯捻斷，星眸睜裂，唯恨劍鋒不快。一揮截斷紫雲腰，仔細看、嫦娥體態。

時令中秋，每年一度，萬里無雲當然最好，但怎麼能碰巧每每都是晴天呢？達官貴人也好，普通百姓也好，到了八月十五日這天夜裡，有月則賞，無月則罷，月餅照吃，佳節照過，一般不會因見不到月亮而惱火，更不會向老天發洩怨氣。其實，彩雲追月、寒煙籠月、暈輪罩月、浮雲遮月等天象，雖然沒有皎潔疏朗之美，沒有清光流瀉可沐，但卻別有一番景致和韻味。對文人墨客來說，夜空或晴或陰，月亮或明或暗，皆可抒發詩情。如，唐代詩人陸龜蒙、元凜、羅隱等，都曾寫過中秋無月詩。到了宋代，寫中秋無月的詩人就更多了。

據《七修類稿》記載，明代永樂年間，明成祖朱棣舉行中秋宴會，明月偏偏為雲所遮，聖上心情不佳，命大學士解縉賦詩，解學士稍加思索，口占《風落梅》一闋。詞云：姮娥面，今夜圓，下雲簾，不着臣見。拼今宵，倚闌不去眠，看誰過廣寒宮殿。

接着，解縉又賦長短句一首，皇上御覽後非常高興，停杯以待。到午夜，月亮果真露出了圓臉。皇上大笑說：「解縉真才子奪天手也。」於是，「命宮人滿酌宣勸，盡歡而罷」。

你看，不論是天子還是才子，中秋之夜儘管也有無月的失落，但也不至於像完顏亮那樣，「虬髯捻斷，星眸睜裂」。盛怒若此，還不解恨，竟然把滿腔怒火，對準那條通天雲帶，必欲斬斷而後快。遺憾的是，就像抽刀斷水一樣，再鋒利的長劍也奈何不得天上雲彩。腰斬浮雲，只不過是他焦躁心態的自然流露罷了。

原以為完顏亮只是盤馬彎弓的一介武夫，沒想到他寫起詞來也是一把好手。《金史》說他「頗知書，好為詩詞」。完顏亮傳世作品雖然很少，但這首《鵲橋仙·待月》卻是世所公認的詞林名篇。作為文學作品，完顏亮這首詞寫得儘管充滿霸氣，但卻本色當行，粗獷豪放，個性張揚，淋漓盡致，不失為一篇頗具水準的絕妙好詞。明代文豪王世貞說它「俚而實豪」；清初詞人徐釚說它「出語崛強，真是咄咄逼人」。寫這首詞時，完顏亮正準備大舉進攻南宋。當時他躊躇滿志，氣壯山河，驕橫跋扈，不可一世。待月不值，十分惱火，一片殺機便借待月詞發洩出來。這種截雲觀月的決絕氣概，正是他意欲征服天下之雄心的自然流露。

據史書記載，完顏亮少有大志，銳氣昂揚，精通漢學，文采斐然，驍勇善戰，頗有政績，但因其性情殘暴、漁色不休、貪淫無度，世人對他多有惡評。完顏亮這首《鵲橋仙．待月》詞，以「一揮截斷紫雲腰，仔細看、嫦娥體態」收尾，抑揚頓挫，情趣盎然，自是佳句。有人說，截雲之意不在月，而是暗喻金主對江南大好河山的非分覬覦。但也有人從中看出了淫邪的因果關係，認為完顏亮色膽包天，獵艷成性，「揮劍決浮雲」居心不良，是為了窺視嫦娥的優美體態。原本是審美之佳句，卻附會為好色之表白，這樣的解讀，也太過牽強了吧？

生活點滴

童年中秋情

■卞允斗

在我日子的扉頁上，一頁頁翻過，中秋的記載已過數年。蛇年的中秋將至，思緒被秋風吹起，飄落在那些童年的日子裡，引起對童年「中秋圓月」的美好記憶。

魯北小村，房屋是那樣破舊，依稀幾棵楊柳樹，也無精打采地矗立在村頭。散落在村落零星的棗樹，棗兒已經紅了，村民將自家的棗兒打下來，用提籃攜回家。

剛剛經過三年自然災害的人民公社社員，祈盼中秋團圓，生活一年好過一年。每逢中秋這天，四鄰八舍的男女老幼分別湊到一起，各自拿上紅棗、石榴、鹹菜當酒餚，生活條件好一點的用麵粉製成「鹹醬子」，再就是拿兩個鹹雞蛋切成花生果那樣的小塊。燒紅的棗兒泡成茶，以棗茶當酒，頻頻舉杯「圓月」。

過中秋圓月並不在乎吃喝，只是一種鄰里團結的方式。圓月時，棗茶隨便喝，菜餚可就將就着吃了，尤其是好一點的食物，用筷子輕輕地戳上一點，品品滋味罷了。可憐的是鹹雞蛋，七八個人的坐席，兩個雞蛋還沒有吃完，剩下後主人再端回家。唉！不是不喜歡吃，是受「東西少、多謙讓」的風俗習慣約束，不然的話，還不夠一個人塞牙縫的呢。

我和童年的小伙伴們也模仿着大人們「圓月」，唯一不同的是，家裡沒有食物可拿出來分享。無奈之下，趁着夜色，到生產隊的田地裡偷來鮮玉米、大豆角、生地瓜、花生，還到瓜地裡偷來甜瓜。不管是哪個生產隊的，只要偷到就行，一個原則，有啥就偷啥，很少被逮住。

孩子們偷來的食物，不敢讓大人們發覺，更不敢讓生產隊長發現。為了把食物弄熟，就在田野空地上挖個坑，用坷垃壘起小土窯，撿來乾柴把土窯上的坷垃燒的滾熱。把握住火候，把偷來的玉米、花生、地瓜等戰利品，一起扔進「小土窯」埋好，用坷垃的熱量將食物悶熟。

「起窯嘮」，小伙伴們七手八爪扒開土窯，也不怕燙，你一個我一個，「噗噗」吹着熱氣，狼吞虎嚥地邊吃邊喊着「圓月啦」。有心急的手也燙紅，嘴唇也燙起燎泡，甭管咋樣，非吃了個肚兒圓不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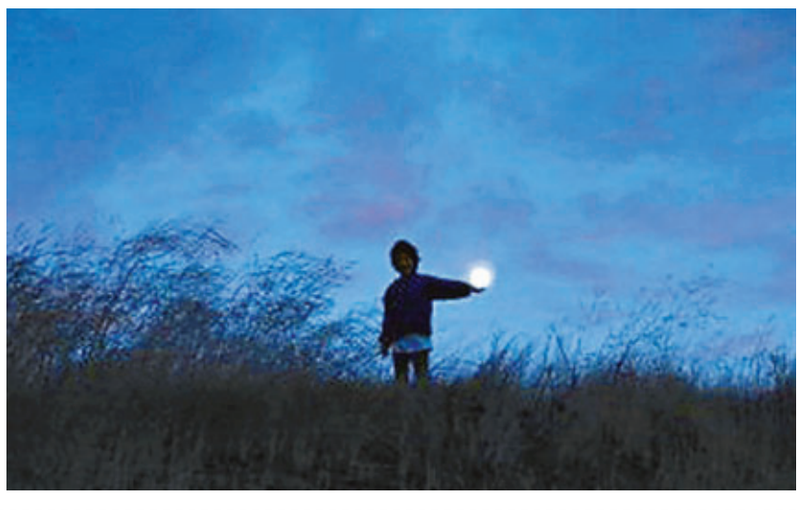
吃完「圓月」食物，有的提議喝杯酒慶祝一下，大家都積極響應，紛紛跑到水溝邊，用兩隻小髒手，捧起溝裡的水，衝着月亮大口大口喝了起來，還不停地喊着「月亮奶奶，好酒好菜，來晚沒了，快快下來」。

野炊是兒時的創造，如今野炊是懷舊的再體驗。兒時野炊不管食物多麼髒，在破衣服上蹭兩下子就完活，那時有個說法，「不乾不淨，吃了不長病。」是的，那時的孩子就是潑辣，很少因吃不乾淨食物生病的，就是生病忍幾天也就好了。

童年是天真爛漫的人生時段，小朋友們一起玩耍，一起過家家，無拘無束。偷點莊稼果實也無關緊要，就是生產隊長逮住了，最大的體罰無非是踢個腚瓜就得了。「中秋圓月」的過程是原生態的童心展示，從實惠的角度來看，填入肚皮囊的食物要比大人們奢侈得多。

小孩子偷食莊稼無關大礙，大人們若是偷食，就要上綱上線了。輕則罰工分，重則開大會批鬥，再則給戴上偷盜分子帽子，就連家裡成年的孩子當兵都政審不過關。在「以階級鬥爭為綱」的年代，無論是大人還是孩子，都知道偷盜是壞思想作怪，要麼偷食物必須秘密進行呢。

兒童們也不是天生的賊，是生活貧寒所迫。改革開放前的兒童，倘若像現在的兒童食物這麼充裕，許多食物孩子們都吃膩了，還用得着去偷嗎？經過貧寒時代的兒童，現已年逾花甲，今昔對比，對中秋節「圓月」的熾熱感情沒有淡化，只是「圓月」表示的方式不同罷了。


■童年中秋情。 網上圖片

詞話詩說

■梁偉詩

火星文

詞人之間的合作，真是一件有趣事，他們每每在作品中「筆鋒相對」，或合力開拓出奇詭的創作世界。據悉，已故詞壇聖手林振強，便曾與周禮茂潘源良組成「三筆管」，除了聯袂打造上世紀八十年代末、九十年代初的林憶蓮《都市系列》的輝煌盛世，更積極維護詞人權益，倡議「邀歌訂金」一類的「訂單制度」。因此，我特別會注意詞人聯手創作的作品，像2004年林夕黃偉文周耀輝為達明一派重組而寫的〈排名不分先後左右忠奸〉，堪稱同場較技的夢幻組合，火花四濺。

新生代詞人，也就是我經常談及的「後九七詞人」，就以小克和梁柏堅的跨刀最創意奔騰且自成系統，一系列富有NEW AGE色彩的作品，黑色幽默太空漫遊兼而有之，張繼聰《5+》中〈2013〉、〈杞人〉、〈宇宙搖籃曲〉、〈海馬〉，甚至寄寓了不尋常的時代徵兆和科普密碼。相對之下，小克梁柏堅最近發表的〈火星文〉，可能更「在地」一點。所謂「在地」，從〈火星文〉的「類遊戲之作」，或者可以窺見，我們每天在網絡的言說情緒和溝通方法——

「亂碼起（文字毒氣）下世紀（文便字秘）唔唱K（5係話你）e+果陣 又兩Day （成段日記）BTW（是咁的）又轉Gay（誰換電器）倉頡想死 數碼控制 怪碼託世 靠智慧按個掣 再廢也有兩個Like 這個笑臉太嚇鬼 括弧砌出mud鬼 講嘢鬼 北漏到厲（So r u 揭定 me）火星 法定語文（So r u 揭定 me）火星 偉大語文 傳大腦 入FB 禾巧開XDD So r u 揭定 me」

驟眼看去，〈火星文〉的歌詞，真像是一套無人能夠明白的火星文，尤其是白紙黑紙書寫出來，更是沒頭沒腦，不知所云。這裡所謂的火星文，原是無時無刻都出現的網絡語言集錦。「5係話你」「e+」「兩Day」「So r u 揭定 me」「禾巧開」全是廣東口語的網絡寫法，分別是「唔係話你」（不是說你）、「而家」（現在）、「兩日」（兩天）、「so are you kidding me」（你在開我玩笑嗎）、「我好開心」（我很開心）。香港的網絡語言，多是中英夾雜、日常口語的極致呈現，不但又中又英又日文又越南文，更多是圖形符號，「e+」「開」明顯便是網絡或智能手機聊天或書寫的常用碼。

當然，〈火星文〉的取態是過癮中帶有嘲弄，笑言當代的網絡語言和圖形符號，儼如「法定語文」般。你必須了解它的使用方法、潛規則，才能與人溝通，成為名副其實的現代人，正如經典所云的「不學詩，無以言」。而〈火星文〉的第二部分，乾脆進入沉迷網絡世界的微妙心理——

「岸了Line（持續在線）硬了膠（持續罵戰）未夠飽（文字食厭）三五七內 仲有乜（年度大殮）Ng記Duck（向左走）Ng怪Duck（文字欲建）囧到風濕 有無殺錯 有無放過 有殺錯無放過 嘢嘢退貨 無句Sor 個個↑線 ↑到cut 隻河蟹太多骨 金翅鳥 Joke我隻虱（So r u 揭定 me）火星 法定語文（So r u 揭定 me）火星 偉大語文 傳大腦入FB 禾巧開XDD So r u 揭定 me火星 法定語文 火星 偉大語文 So r u 揭定 me 火星 法定語文（So r u 揭定 me）火星 偉大語文 傳大腦入FB 禾巧開XDD So r u 揭定 me 火星 法定語文（So r u 揭定 me）火星 偉大語文 藏大氣@4G 再俾Like ATVB I go to school by bus」

網絡，其實只是一個小世界，偏偏現在成了很多人生活中不能或缺的一環，一旦無法上網、沒帶手機便心焦如焚，把自我認同緊緊拴於臉書微博。〈火星文〉第二部分的「岸了Line」「Ng記Duck」「金翅鳥」，自然也是「on line了」（已在線）、「吾記得」（忘記了）、「今次仆街了」（這次倒霉了）的網絡言說示範。更重要的是，〈火星文〉點出了這種「偉大語文」背後所隱伏的時代焦慮。

尤其香港作為一個人口高度密集的社會，集體認同大量通過潮人潮語在起作用，假使「牛頭不對馬嘴」便有起不了哄、落伍之虞。所謂的「俾Like」更成為標誌性的網絡人氣，但凡「呃Like」失敗，發帖者可能便要懷疑自己的網絡魅力「好NgDuck」了。因此，臉書微博的「打卡」愛好者，事無大小均要發帖子發照片，雨天撐傘、開學上課、晚上做飯，無一倖免，惟恐掛萬漏一。無怪乎，我的一位學佛的朋友笑言，臉書微博其實是「貪嗔癡」的溫床。如果，你還不明白〈火星文〉在唱甚麼——唔該你返火星啦，地球好危險㗎。